

林庚诗文集

第三卷

中国文学史

*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京

第三卷说明

本卷收《中国文学史》。

《中国文学史》撰写的准备工作始于 1934 年，1936 年作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，1937 年，厦门大学出版油印本《中国文学史》前三编《启蒙时代》、《黄金时代》和《白银时代》。在书中作者首倡“唐诗中的少年精神”。1938 年该书第四编《黑夜时代》撰成。1939 年 1 月，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，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。今据厦门大学 1939 年 1 月初版及作者校正的手迹排印。原书系繁体直排，今改为简体横排。

第三卷目录

中国文学史

朱佩弦先生序	3
自序	6

启 蒙 时 代

第一章 蒙昧的传说	10
第二章 史诗时期	19
第三章 女性的歌唱	29
第四章 散文的发达	38
第五章 知道悲哀以后	49
第六章 理性的人生	70
第七章 文坛的夏季	78
第八章 苦闷的醒觉	88

黄 金 时 代

第 九 章 不平衡的节奏	98
第 十 章 人物的追求	111
第十一章 原野的认识	129
第十二章 旅人之思的北来	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	144
第十三章 主潮的形式	153
第十四章 诗国高潮	162
第十五章 古典的先河	182
第十六章 修士的重现	190
第十七章 文艺派别	200
第十八章 散文的再起	216

白 银 时 代

第十九章 口语的接近	226
第 廿 章 凝静的刻画	235
第廿一章 抒情时期	245
第廿二章 晚唐余风	257
第廿三章 骈俪的再起	267
第廿四章 古典的衰歇	277
第廿五章 文艺清谈	286
第廿六章 第四乐府	293
第廿七章 理性的玄学	304

黑 夜 时 代

第廿八章 梦想的开始	316
第廿九章 讲唱的流行	328
第 卅 章 杂剧与院本	337
第卅一章 舞台重心	347
第卅二章 章回故事的出现	356
第卅三章 梦的结束	

	364
第卅四章 女性的演出	372
第卅五章 诗文的回溯	382
第卅六章 文艺曙光	390

中国文学史

朱佩弦先生序

中国文学史的编著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,但是我们的研究实在还在童年。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,主要的是史学,广义的史学。这许多学科,就说史学罢,也只在近三十年来才有了新的发展,别的社会科学更只算刚起头儿。这样我们对于文学史就不能存着奢望。不过这廿多年来的文学史,的确有了显著的进步。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,后来是自行编纂了,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。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,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,缺少的是“见”,是“识”,是史观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,是文体,是作者,缺少的是“一以贯之”。这二十多年来,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。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胡先生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上卷,着眼在白话正宗的“活文学”上。郑振铎先生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,着眼在“时代与民众”以及外来的文学的影响上。这是一方面的进展。刘大杰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上卷,着眼在各时代的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学以外的种种影响。这是又一方面的发展。这两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,将来是要合而为一的。

林静希先生(庚)这部《中国文学史》,也着眼在主潮的起伏上。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,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,然而文学不止一生,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,他所以用《文艺曙光》这一章结束了全书。他在《关于写中国文学史》一篇短文里

说他的“书写到‘五四’以前,也正是计划着,若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时候,可以连续下去。”这部新文学史该是从童年的再来开始。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,教我们警觉,去“摸索光明”。照那篇文里说的,他计划写这部文学史,远在十二年以前,那时他想着“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”是“时代的特征”,也就是主潮。这与他的生机观都反映着“五四”那时代。他说“热心于社会改造的人们,以为伟大的文艺就是有助于理想社会的文艺,但爱好文艺的人们,却正以为那理想的社会,必然的须是接近于文艺的社会”。他“相信,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,才是真正的伟大的”,因此“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”。明白了著者的这种态度,才能了解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。

著者有“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”。他说“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,所以这部书写的时候,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,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”。这确是“文学史应有的任务”,在当前这时代更其如此;著者见到了这一层,值得钦佩。书中提出的普遍问题,最重要的似乎是规律与自由,模仿与创造——是前两种趋势的消长和后两种趋势的消长。著者有一封来信,申说他书中的意见。他认为“形式化”或“公式化”也就是“正统化”,这是衰老和腐化的现象。因此他反对模仿,模仿传统固然不好,模仿外国也不好。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里他说:“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,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,我们不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,便已经开始模仿了。”信里说,他要求解放,但是只靠外来的刺激引起的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,得自己觉醒,用极大的努力“唤起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”,而“创造之最高标帜是文学”。

著者认为《诗经》代表写实的“生活的艺术”,所歌咏的是一种“家的感觉”,后来变为儒家思想,却形成了一种束缚或规律。楚

辞时代“相反的浪漫的创造的精神”，所追求的是“一种异乡情调和惊异”，也就是“一种解放的象征”。这两种势力在历代文坛上是此消彼长的。这里推翻了传统的诗骚一贯论，否认骚出于诗。骚和诗的确是各自独立的，这是中国诗的两大源头。但是得在《诗经》后加上乐府，乐府和《诗经》在精神上其实是相承的。书中特别强调屈原的悲哀，个人的悲哀；著者认为这种悲哀的觉醒是划时代的。这种悲哀，古人很重视，班固称为“贤人失志”，确是划时代的。是从屈原起，才开始了我们的自觉的诗的时代。著者在那信里认为中国是“诗的国度”，故事是不发展的，“楚辞的少年精神直贯唐诗”，可是少年终于变成中年，文坛从此就衰歇了。唐代确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分水岭，特别是安史之乱。从此民间文学捎带着南朝以来深入民间的印度影响，抬起了头，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学里。替代衰歇了的诗的时代的是散文时代，戏剧和小说的时代，故事受了外来的影响在长足的进展着。著者是诗人，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别看重文学，一方面更特别看重诗；但是他的书是一贯的。

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，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，独到之见不少。这点点滴滴大足以启发研究文学史的人们，他们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解答些老问题，找到些新事实，找到些失掉的连环。著者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，虽然也叙述史实，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；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，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，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，并且要引人入胜。他写的是史，同时要是文学，要是著作也是创作。这在一般读者就也津津有味，不至于觉得干燥，琐碎，不能终篇了。这在普及中国文学史上是会出功效来的，我相信。

朱自清 三十六年五月于北平清华大学

自摇摇序

我计划写一部文学史,大约在十二年以前,那时我开始担任中国文学史这门功课。当时的感觉可以说有两方面:一方面觉得大学里中文系的课程,历史偏重于旧的,而中文系学生们的期望,却往往是新的,但实际上,就新文学已有的历史与材料上来说,的确又没有多少课程可开;这事实上的缺陷,催促着我发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,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,所以这部书写的时候,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,因为普遍的问题,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。书写到“五四”以前,也正是计划着,若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时候,可以连续下去。

另一方面的感觉,是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,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,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。自然一个主潮是不会凭空而来的。欧洲文学自写实主义、自然主义、象征主义、唯美主义,以至于稍后的新写实主义、新浪漫主义,都莫非在寻觅这主潮的努力中;而至今还是各是其是,似乎仍没有一个大家可以公认的结果。非特文学如此,即在艺术的其他部门,如近世绘画上派别的奇特纷纭,音乐上之走向歌剧与利用不谐和的半音的尝试,凡此种种,也都还在寻觅这主潮的过程中。我们要知道这将来的主潮如何,自然要参照过去主潮的消长兴亡。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,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,我们不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,便已经开始模仿了。我们对于自己这一份寻觅的工作,不觉得太懒惰了吗?

我又常想,我们如果要获得一个大的答案,必须先要解决无数较

小的答案 ;否则便不免流于主观 ,武断 ,与不完全。我因此开始注意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没有解决过的问题。例如中国何以没有史诗 ?中国的戏剧何以晚出 ?中国历来何以缺少悲剧 ?《诗经》之后二百年文学上何以竟无诗篇产生 ?《天问》与《九歌》同为楚辞 ,何以前者与《诗经》反更为相似 ?词的长短句如果像历来所认为的 ,是解放的形式 ,则何以词的范围反较诗更狭小 ?李白有诗的复古韩愈有文的复古 ,何以后者成功而前者无结果 ?本同于《诗经》的四言诗在魏晋间何以又竟能复活 ?……这些乃都必须有一个一贯的解释 ,而要解释这一大串问题 ,又绝非一条线索所可以说明。把许多条线索接成一根巨绳 ,这便是一个文学史上主潮的起伏 ;他虽在显示旧的 ,却正可以预言新的。我因此对于每一章 ,都用一个主题来写 ,借此使问题的核心得以更为清楚明白。我以为时代的特征 ,应该是那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。盛唐之世 ,与北宋时期 ,同为太平盛世 ,在生活上可谓相差无几 ,然而唐人解放的情操 ,崇高的呼唤 ,与人生旅程的憧憬 ,在宋代都不可复见 ;这正是唐宋文艺的分野。我们如果希望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来临 ,便必须从那错误的思想形式与错误的人生情绪中醒觉。我在这里似乎又牵扯到许多文化上的问题 ,尤以谈思想的篇幅似乎占去太多 ,这是不得不首先声明的。

所谓伟大的文艺正如伟大的时代 ,人们常常有其不同的解释 ;热心于社会改造的人们 ,以为伟大的文艺就是有助于理想社会的文艺 ,但爱好文艺的人们 ,却正以为那理想的社会 ,必然的须是接近于文艺的社会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,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什么 ,西汉是一个史称承平富产的时代 ,甚至于我们至今还以汉人自豪 ,可是汉代就产生不出文艺的果实 ;所以汉代的社会也就最没有意义 ,最没有理想。我很想说明这一点人生的憧憬 ,至少我在写文学史时 ,更使我相信 ,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 ,才是真正伟大的。没有文艺的时代 ,无论如何 ,离开那理想的社会必然还远 ;所以我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之要求某一种文艺 ,我则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的文艺的社会。

文艺是领导人生的 ,但它并不就是幸福 ,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

他的保证吗？我们愈是想保证幸福，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，正如同我们如果紧抱住和平，战争不久就会走来一样。人类的文明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进步。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证人生，于是在儒家的手里人生就愈弄愈糟。愈想保证的，最后便必须放弃，因为那放弃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是创造必具的条件。伟大的文艺时代，常产生在我们失去保证的时候，东周失去了西周从容的凭藉，于是有了大量国风的歌唱与楚辞，建安以来失去了汉代平静的生活，于是有了从五七言诗到宋词这一段时期，这历史的事实，将显示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又一阶段，那也便是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。

我写这部文学史，只有这一点初衷，我以为在黑暗里摸索着光明的，正是文艺；有文艺就有光，就有活力，然后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。文学史正如其他的历史，虽然它不会再来，却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警觉。

这部书的前三编，民国卅年曾由厦大出版组，以油印本装订成书，当时是用来发给班上的学生，并分赠与友人的。去年厦大复员后，计划出版“大学丛书”，并愿先印这一部文学史，因把第四编一并写出。书成，又承朱佩弦先生厚意写序，尤其使我十二分的感谢。此外汪伯明校长与厦大出版委员会诸位先生对于这部书的好意，以及王云波先生在事务方面许多的帮忙，使得于印刷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形下，终能让这部书与世人见面，都在此敬表谢忱。

三十六年五月在厦门

启蒙时代

[illegible]

第一章摇蒙昧的传说

●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本来面目 ●舜禹的神话都在南方 ●后羿与夏后启的传说 ●宇宙的故事 ●仅存的神话目录 ●西王母与夸父等 ●不可信的逸诗

中国的文明 ,发源于黄河流域 ,这古老的事迹 ,常给我们以光明的感觉 ,然而所谓商周两大民族 ,虽然居于北方 ,在它们之前 ,却似乎已有很多民族替他们开辟了疆域。这些民族 ,究竟什么时候冒险到中国中部 ,而变为土著 ,已无可考 ,但他们的文明必已在这新来的民族之前发达。中国古代传说上最重要的一回战事 ,是黄帝与蚩尤之战 ,《史记》上记载这件传说 :“ 轩辕之时 ,神农氏世衰 ,诸侯相侵伐 ,暴虐百姓 ,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,以征不享 ,诸侯咸来宾从 ,而蚩尤最为暴 ,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 ,诸侯咸归轩辕 ,轩辕乃修德振兵 ,治五气 ,艺五种 ,抚万民 ,度四方 ,教熊罴貔貅豸虎 ,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,三战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 ,不用帝命 ,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 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,遂擒杀蚩尤。”蚩尤当时的地位 ,非常之高 ;《龙鱼河图》说 :“ 后天下复扰乱 ,黄帝遂画蚩尤形像 ,以威天下。”黄帝之战胜蚩尤 ,正如希腊人之战胜波斯 ,其中有多命运的暗助 ,所以《龙鱼河图》又说 :“ 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……造立兵杖刀戟大弩 ,威振天下……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 ,乃仰天而叹 ,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 ,制伏蚩尤。”《山海经》也记载这类似的神话 ,《大荒北经》 :“ 大荒之中 ,有山名不句 ,海水北入焉 ,有系昆之山者 ,有共

工之台 射者不敢北向。有人衣青衣 ,名曰黄帝女魃。蚩尤作兵伐黄帝 ,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应龙蓄水 ,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 ,黄帝乃下天女曰魃 ,雨止 ,遂杀蚩尤。”而《大荒东经》又说 :“大荒东北隅中有山 ,名曰凶犁土邱 ,应龙处南极 ,杀蚩尤与夸父。”应龙的故事 ,《山海经》里数见 ,《大荒北经》说 :“应龙已杀蚩尤 ,又杀夸父 ,乃去南方处之 ,故南方多雨。”所以应龙原是在北方的 ,因为征服夸父蚩尤 ,才得到南方去。所谓夸父 ,他曾与日竞走 ,大约就是《史记》上所谓的炎帝 ,都是南方的象征。所以《大荒南经》有记载蚩尤的事 :“有宋山者 ,有赤蛇 ,名曰育蛇 ,有木生山上 ,名曰枫木。枫木 ,蚩尤所弃其桎梏 ,是为枫木。”《史记》 :“天下有不顺者 ,黄帝从而征之 ,……南至于江 ,登熊、湘。”《古今注》 :“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。蚩尤作大雾 ,兵士皆迷 ,于是作指南车。”都说明黄帝的大敌乃在南方。这南方的民族 ,在当时《管子》说他“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”。《帝王世纪》说 :“炎帝神农氏 ,姜氏也。”他的文化所以较早且高于黄帝 ,《国语》 :“少典生炎帝黄帝 ,成而巽德。”贾谊《新书》 :“炎帝者 ,黄帝异父同母兄弟也 ,各有天下之半。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 ,故战于涿鹿之野。”这一支北方的民族 ,后来居上 ;《大荒北经》记载黄帝的传说最多 ,又说那里有轩辕之国 ,而《西山经》则说 :“轩辕之丘 ,无草木 ,洧水出焉 ,南流注于黑水。”黄帝征服蚩尤之后 ,他的地位日渐增高 ,《山海经》记轩辕之台说 :“射者不敢西向射 ,畏轩辕之台。”可见他当时的神威。他南面而行 ,渐渐的学得了当时土著的文化 ,而雄霸中原 ,所以文化自南而北 ,民族自北而南 ,这一个历史上的交流 ,也便是中国文明最初的起源。

在这一个起源上究竟有多少神话流行着 ,现在已无可考 ,不过《生民》上姜嫄的故事 ,仍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 ,则在此之前 ,当必有更多失传的神话。《山海经》是一部比较可信的书。大约成于战国末期 ,因为距离神话流行的时期较远 ,而所谓《山海图》

者又必不能十分详尽,其中自然不免有后人想像的成分,但从那叙事的平实简略,与矛盾的记载之多,都表现着古代传说的真实性。这传说久远的特有现象,一方面使我们觉得可信,一方面却零星不全,我们要想找一个完整的故事,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

除了《山海经》的神话之外,保留一些古代传说的则有《楚辞》。《楚辞》里说到尧的时候非常少,即使说到也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帝王看,但舜的地位则非常高。《离骚》说:“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。”又说:“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。”何以不陈词于尧而单单对于舜这样敬为神明呢?屈原临终时作《怀沙》,仍然念念不忘于“重华不可迁兮孰知余之从容”。湘君湘夫人前人也解为是与舜有关的,《史记》又说他“南巡狩,崩于苍梧之野,葬于江南九疑”。《大荒南经》:“赤水之东,有苍梧之野,舜与叔均之所葬也。”《海内经》:“南方苍梧之邱,苍梧之渊,其中有九疑山,舜之所葬,在长沙零陵界中。”《会稽旧记》以为:“舜,上吴人,去吴三十里有姚丘,即舜所生也。”周处《风土记》又说:“舜,东夷之人,生姚丘。”这些记载,自然都不甚可靠,但舜的传说,何以与南方有这么多的关系?《五帝本纪》里尧是黄帝的直接系统,而舜的先人都是庶人,这明明表示舜是起于另一个支源的,黄帝、尧、舜正如蚩尤,只是一个部落的代表而已。所以尧与黄帝的传说,有许多相似之处,我们若大胆认为他就是黄帝,也无不可。《山海经》里黄帝轩辕的事迹很多,却没有尧单独的记载,《海内北经》“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,台四方,在昆仑东北”,《大荒南经》“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”,都已失去了神话的趣味,当是较晚的记载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:“尧之时,十日并出,焦木稼,杀草木,而民无所食。猰貐、凿齿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豨、修蛇皆为民害,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,杀九婴于凶水之上,缴大风于青邱之泽,上射十日,而下杀猰貐,断修蛇于洞庭,擒封豨于桑林,万民皆喜,置尧以为天子。”汉人的传说,当然更不可靠,但

后羿射日之事,见于《天问》,十日的传说,见于《山海经》,我们乃可以想到“上射十日”正相似于杀“炎帝”、“夸父”的传说,断修蛇于洞庭,正是蚩尤的根据地,证之“赤蛇”、“育蛇”的传说,似乎更有复杂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不妨假定黄帝与尧是北方民族的代表。这些传说里,是否也有周人的成分,大约十分错杂,正如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,许多是相像的一样。至于舜与禹,却是南方部落的代表,他们的传说所以与后来的楚辞关系最大。

楚辞里除了《天问》治水的一段外,虽然很少提到禹,但屡次提到夏,“就重华而陈词”之下所问的就是夏启的事,而“及少康之未家兮,留有虞之二姚”。舜与夏的关系,实在非常密切。《左传》说:“禹会诸侯于涂山。”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又说:“禹治水至于南土,有涂山氏之女,令其妾待于涂山之阳,女乃作歌:‘候人兮猗。’”所以《天问》里也说:“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。”涂山在会稽,而《国语》又说:“禹会诸侯于会稽。”《史记》说他“东巡狩至会稽而崩”。禹的传说,都在会稽,这岂非正是舜的出处?所以我们如果把舜与禹都看作南方部落的化身,正无不可。这民族在南方一直强大,虽然周室衰败,楚子问鼎,但终于为北方的民族所征服。《山海经》上记载舜的传说如《大荒南经》:“大荒之中,有不庭之山,荣水穷焉。有人三身,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,姚姓,黍食,使四鸟,有渊,四方四隅皆达,北属黑水,南属大荒,北旁曰名少和之渊,南旁名曰从渊,舜之所浴也。”记载禹的传说如《大荒北经》:“有毛民之国,依姓,食黍,使四鸟,禹生均国,均国生役采,这“依姓食黍使四鸟”,又与另外一条《大荒东经》:“白民之国。帝俊生帝鸿,帝鸿生白民,白民销姓,黍食,使四鸟”的记载如出一辙。又《大荒东经》“有困民国,勾姓,而食,有人曰王亥,两手操鸟,方食其头,王亥托于有易,河伯仆牛,有易杀王亥取仆牛。河念有易,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,名曰摇民。帝舜生戏,戏生摇民。”郭璞《山海经注》引真本《竹书记年》:“殷王子亥宾于有易